

风铃响叮当

■黄振明

军营新传 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我总喜欢在门框上悬一个风铃，每当风吹起时，带起的丁零声，总能拨动我的心弦。

作为一名业余心理咨询师，我的窗前常常只有蓝天和白云，偶尔有来咨询的战友从窗外匆匆一瞥，后又匆匆走过。或许，在他们看来，心理咨询室就是正常人与非正常人的分界线，迈进来就要承受异样的眼光。作为一名军人，我该感到庆幸，庆幸军营生活的高强度没有使他们退缩；可作为一名医生，我却感到些许隐忧，若是生活的触角无意间触碰到他们心中最柔软的“禁区”，他们都能从容应对吗？

“丁零丁零”，风铃声响了起来。我抬头，老班长带着一个战士走进了房间。两人黝黑的肤色在窗外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醒目。俩人一个健硕，一个瘦弱。

“医生，这是我们班上的战士小刘，最近半个月他也不知怎么了，一直不言不语，谁问他也不搭理……”

小刘静静地坐在我对面，双手紧紧贴在大腿上，紧盯着我书桌上的笔筒，眼神暗淡无光。

“战友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他沉默着，两只手不自主地贴得更紧了。“那你能告诉我，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他只是摇了摇头，依旧默不作声。随后我又问了好几个问题，他都是如此。老班长着急了：“问你话呢，没听到吗？”

我赶忙阻止。这时，小刘才缓缓抬起头，那张尚显稚嫩的脸憋得通红，额头和鼻尖还渗出细密的汗珠。他有些胆怯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恐惧，还有一丝隐隐的无奈。凭直觉，我感觉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事一定不简单。我们沉默了一会儿，“既然不好说，那就画出来吧。”

我微笑着递给他白纸和铅笔。看着眼前的纸笔，他几次拿起又放下，眼神也变得焦躁起来，我似乎读懂了他的想法。

“班长，要不我们到房间外聊吧。”说着，我和老班长退出了房间，只留下小刘一人在那里静静作画。

“他平时太要强了，从不愿意给自己留半点后路。哪怕是脚严重扭伤了也不愿意休息，硬是一瘸一拐地参加训练和工作。前些时间，为了准备军校招生考试，天天熬夜到凌晨，可连初试也没有过……”



没有过……”从班长的描述中，我明白了些许。眼前这个有些瘦弱的战士，在与自我的战斗中败下阵来，却又不想轻易服输。

隔着窗子，我看见他在桌子上很认真地画着，我心里也生出一丝激动，终于在他坚固的心理壁垒上凿开了一个小洞。那扇小窗子成了人心的放大镜，没有旁人打扰时，他把自己真实地“画”了出来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悄悄地走进房间，看见他在纸上画了一座大山，山下有个满身伤痕的小人儿。

“这个人是你吗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他点了点头，依旧一言不发。“其实你看，人这一生不可能一帆

风顺的，你要正视这些磨难……”

“医生，我觉得你并不了解我！”还没等我说完，他便起身离开了。我一时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好，只觉得这一定是我最失败的一天。他走后，我独自望着门口的风铃，想到他来时无奈的眼神，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真正地理解他，就算是为自己正名。我关上咨询室的房门，摘下悬在门口的风铃，来到小刘所在的连队。

他所在的警卫连是很辛苦的，平时除了要荷枪实弹地站岗执勤以外，还要训练各种格斗技能。

刚到连队的那一晚，小刘见到我时显然有些吃惊。我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你的故事就慢慢讲给我听吧。”

“医生，我真的不能失败。我若不成功，对于家人来说，就是万丈深渊……”

拿着纸条，我的心在颤抖。我突然发现，以往从教科书上学习的心理知识和治疗方案，终究是理论层面的纸上谈兵。所谓的“心理问题”，不可能靠一套或几套固定的治疗方案去解决。每一个病例，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内心深处都有不同的故事。

几天后，我回到了心理咨询室，重新悬上了那串风铃。从连队回来后，我变得更加纯粹和自信了。

“丁零丁零”，一阵风铃声响了起来，我惊喜地看到小刘面带微笑走进了心理咨询室。

看见他笑了，我也会心地笑了。

小刘不喜欢冬天。倒不是因为高原的冬天常常冻得中尉小刘难以忍受，而是这个季节，没有他喜爱的格桑花。

春节前夕，走在巡逻路上，高原上凛冽的寒风不断钻进小刘的大衣，好像提醒他该加快步伐了——遥远的地方，她在盼着他。

巡逻回来，手机震了两下，一看，是她发来的微信：我被派往医学院进修了，会比较忙……随后，又发来了一张图片。高原上的手机信号并不好，他耐着性子等待图片展现出来。经由屏幕，一朵手绘的格桑花，鲜艳、美丽，映进小刘的眼帘。他好像看到了她美丽的笑颜。

久久盯着动人的格桑花，小刘心里的五味瓶散出了几丝甜味，分明夹杂了些许苦涩、黯然、失落，又为她有机会进修而高兴。复杂的思绪化为简单的字眼儿：想你，保重。

雪儿是极讨厌冬天的。

倒不是因为冬天看不到格桑花，而是因为他巡逻的地方，一到冬天就大雪封山。

小时候，雪儿喜欢在田地里奔跑，田里开满了格桑花，花儿是那么的朴实、平常。可认识他后，第一次在高原相见那天，他们肩并肩散步，在遍地格桑花的路上，走了好久好久。她记得那片鲜艳的格桑花丛中，藏着最深的感动。她体会到了“格桑”的寓意——美好、幸福、幸福。

从那时起，她每年都会跨越大山大河，尝尽晕车之苦，只为来到高原，送他最炙热的拥抱，收到最美的格桑花。

新冠肺炎疫情突发，雪儿所在的医院选派医护人员支援疫区。

雪儿承认有那么一会儿，脑子是蒙的。按道理说这么重要的事，她应该和未婚夫小刘商量一下，可她当时也不知道咋了，想都没想在请战书上按了手印。

微信编好又删除，她不想在巡逻线上的他增加负担……一阵风从窗缝中偷偷钻了进来，她感到了一丝寒意，更加心乱如麻。她顺手拿起笔来在日记本上写写画画，整理思绪。地上一个又一个纸团，她放下笔忧郁地望向天花板。

“只要找到八瓣格桑花，就会遇见幸福……”风不知不觉又溜了进来，日记本恰好翻到了记下西藏传说的那一页。她再次拿起笔，在纸上画出一朵八瓣格桑花，将传说抄在一旁，一笔一划，她开始幻想着下次见面时的情景：他在笑，她在笑，她送她鲜花，她给他拥抱……

天色渐暗，半夜里她就要出发了。她决定编个善意的谎言，将八瓣格桑花儿拍下，一同送给他。

小刘很忙。在茫茫大山深处，他和战友们顶风冒雪在齐膝深的雪道上巡逻，一走就是一天，春节也不例外。小刘每天最盼的，就是回到营区打开手机，听她讲最近学习的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小刘不喜欢冬天。倒不是因为高原的冬天常常冻得中尉小刘难以忍受，而是这个季节，没有他喜爱的格桑花。

春节前夕，走在巡逻路上，高原上凛冽的寒风不断钻进小刘的大衣，好像提醒他该加快步伐了——遥远的地方，她在盼着他。

巡逻回来，手机震了两下，一看，是她发来的微信：我被派往医学院进修了，会比较忙……随后，又发来了一张图片。高原上的手机信号并不好，他耐着性子等待图片展现出来。经由屏幕，一朵手绘的格桑花，鲜艳、美丽，映进小刘的眼帘。他好像看到了她美丽的笑颜。

久久盯着动人的格桑花，小刘心里的五味瓶散出了几丝甜味，分明夹杂了些许苦涩、黯然、失落，又为她有机会进修而高兴。复杂的思绪化为简单的字眼儿：想你，保重。

雪儿是极讨厌冬天的。倒不是因为冬天看不到格桑花，而是因为他巡逻的地方，一到冬天就大雪封山。

小时候，雪儿喜欢在田地里奔跑，田里开满了格桑花，花儿是那么的朴实、平常。可认识他后，第一次在高原相见那天，他们肩并肩散步，在遍地格桑花的路上，走了好久好久。她记得那片鲜艳的格桑花丛中，藏着最深的感动。她体会到了“格桑”的寓意——美好、幸福、幸福。

从那时起，她每年都会跨越大山大河，尝尽晕车之苦，只为来到高原，送他最炙热的拥抱，收到最美的格桑花。

新冠肺炎疫情突发，雪儿所在的医院选派医护人员支援疫区。

雪儿承认有那么一会儿，脑子是蒙的。按道理说这么重要的事，她应该和未婚夫小刘商量一下，可她当时也不知道咋了，想都没想在请战书上按了手印。

微信编好又删除，她不想在巡逻线上的他增加负担……一阵风从窗缝中偷偷钻了进来，她感到了一丝寒意，更加心乱如麻。她顺手拿起笔来在日记本上写写画画，整理思绪。地上一个又一个纸团，她放下笔忧郁地望向天花板。

“只要找到八瓣格桑花，就会遇见幸福……”风不知不觉又溜了进来，日记本恰好翻到了记下西藏传说的那一页。她再次拿起笔，在纸上画出一朵八瓣格桑花，将传说抄在一旁，一笔一划，她开始幻想着下次见面时的情景：他在笑，她在笑，她送她鲜花，她给他拥抱……

天色渐暗，半夜里她就要出发了。她决定编个善意的谎言，将八瓣格桑花儿拍下，一同送给他。

小刘很忙。在茫茫大山深处，他和战友们顶风冒雪在齐膝深的雪道上巡逻，一走就是一天，春节也不例外。小刘每天最盼的，就是回到营区打开手机，听她讲最近学习的

格桑花开

■台浩

情况。

躺在床上小刘想着雪儿的笑颜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打开手机，战“疫”一线的新闻让他的泪水在眼眶打转。小刘自己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，那些动人的事迹总会让他心潮澎湃。

雪儿很忙。

来到“前线”后，她已经连续十多天没休息了。医院里，雪儿像陀螺般转个不停。忙点好呀，忙起来她就不想小刘了。每到半夜下班，脱下防护服，她都迫不及待地打开微信。

雪儿得琢磨一下，怎么“汇报”进修以来的情况，免得穿帮了，那只会让他更加担心。

那天遇到点情况，巡逻回来时，星河早已挂满天幕。路上，被寒风裹挟着，小刘脚下打着滑，加着速——回去再晚点，雪儿就该睡了。

打开微信，看到雪儿发来的“晚安”，小刘不免有些失落。可转念一想，自己责任在肩，任务所系，雪儿哪能不理解。随后，小刘打开新闻页面，关注着牵动人心的疫情。

身着蓝色的防护服，佩戴护目镜、口罩、防护手套，小刘在一条视频新闻里看到了一个身影，虽然“全副武装”却依旧步履轻盈，手脚忙而不乱。她一个回眸，小刘好像看出了什么，却又不敢确定。再一个转身，小刘看到蓝色防护服上画了一朵八瓣格桑花，那分明是他和雪儿“专属”的西藏古老传说，是他俩默契的约定。病房里的格桑花儿，鲜艳、明亮，是寒冬中最美的存在，它呼唤着春天来临……

“格桑花在那盛开，幸福还会远吗？”小刘思绪翻涌，他给雪儿发了一条微信，却并不想戳破那个善意的谎言。她和他一样，都是祖国的战士，他深深知道使命二字的含义……



本版插图：李振

长征

第4830期



战士石

■起侠

背惊出一身冷汗。

无聊透顶，枯燥而漫长的日子。

有时候，半夜里会听到外面传来莫名其妙的哭声，甚至还能看到有朦胧的影子，趴在窗口，向内张望。噩梦连连，黑夜睡不好，白天又睡不着。我开始疑神疑鬼，几乎快要神经错乱了。

平日里，每隔两个月，便会有送补给的船过来，总忍不住和战友们多说几句话，安静慈祥；石头就是一个傻傻的小孩，痴里痴气，愣愣发呆，像是在沉思宇宙的奥秘；那棵树是一个妖娆的女郎，摇曳生姿，顾盼流波，时而发些小性子，遇事只会会惊声尖叫。和它们在一起，我也变得时而暴躁，时而默然。又过了一段日子，连牙骨、饭碗、冰箱、水龙头、电视机，也都沾了起来。有一天，我听到牙骨在呕吐，听到饭碗说肚子饿，冰箱说想暖和暖和，水龙头要游泳，电视机沙沙地笑。

我是不是疯了？陡然渗出一身冷汗，难道那些不见了的战士们是因为发疯跳进大海里去了？我不认识他们。我有钢铁一般的意志，绝不会像他们一样。

当夜，久久不能入睡，窗外风雨交加，电闪雷鸣，还有那一道道紫红色的光。它们忽远忽近，有节奏地跳动着，像是行走的火焰。我推开窗仔细观察，海岸边好像有影子在移动。我心中一

惊：“难道是敌人来犯？”我提着枪冲了过去，原来是石头。

岸边那三块大石幻化成了人形，逆向海上射来的光束。海上升起的那块不明礁石，也似人形般，红光就是从他手中发射出来的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感觉像在做梦。

它们，到底是什么？是人，是石，还是什么别的生物？

我的心突突跳动，岸边的三块石头在变化，渐渐露出人类的面孔，这形象有几分眼熟。记忆的火药线被点燃了，爆炸出清晰的图像，那不是在我之前守岛的三位战士吗？他们怎么成了石头？

我仗着胆子，靠前想去查看，却不料被对面“礁石”发出的红色光波射中。一团凉气，沁入了我的体内，身体渐渐冰冷，我挣扎着想要回观察室报告情况，却发现不对劲，头脑昏沉，皮肤生出了硬壳。过了十几秒钟，这种状态才慢慢解除，那层外壳如烧融的蜡一般退却了。我试图联系指挥部，可通信线路因暴风雨而中断，暂时无法联络。

我又回到海边，与那三块大石站在一起，对面的礁石正缓缓下沉，红色的光波已然消退。我听到身旁的石头发出声。第一块石头说，“你也中招了，你的频率与我相同了。”第二块石头说，“这化石光束，又将我们的时间凝固了，我们永远也走不动，只能挡在这里，对付这些可怕的敌人。”第三块石头说，“想不到，敌人采用这样缓慢的战术，要

悄悄占领我们的小岛，我们只能和敌人耗下去。”我惊恐至极，想要跑回去，但已经动弹不得。我的双脚到腰部，全都成了石头，和脚下的海滩连成一体。

我问他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没有死，只是被石化了。他们被敌人的“高能降速石化射线”射中了，这种射线会改变人体细胞的构成，碳基分子逐渐硅基化，柔软的肉体也就石化了。尽管意识和记忆还在，但自我的时间也与周围完全隔离，行动速度更是缓慢了一百万倍，就像是几天之内，经历了千万年时光的侵蚀和改造，变成了活体的化石。不过这种射线还会有反弹作用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反弹一次，将石化的身躯，快速变为柔软的肉体，但时间短暂，犹如钟摆，摆动过后，还会变回来。敌人同样也是如此，他们化为水中礁石，提着那具“高能降速石化射线”枪，企图悄然攻占我们的岛屿。在对峙中，敌我双方都要承受漫长时光与无聊痛苦的折磨。

当我恍然大悟时，腰部和头脑，都已经开始石化。幸好我随身带着笔记本，在还有行动力时，将这件事情记录下来，以供未来首长和战友们查证。

我们没有因为条件艰苦和寂寞而耐不住，我们一直站在这里坚守，和敌人进行着无声而漫长的战斗。哪怕我们变成石头，哪怕要战斗千万年，也无怨无悔。我们会永远屹立在这里，保卫着我们的家园……

我看到这里，不知不觉，眼中流下晶莹的泪滴，但很快就被海风吹干。我向着这四块石头，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我一定要将你们的事迹，告诉世人，将你们承受的委屈、误解和痛苦统统解释清楚。

海潮退去，海水中的礁石慢慢露出水面。我的脑际一片恍惚，感到有一道红光射来，炙热如火焰。